

PER 對談集範例

對談一：為什麼體驗是原初的？

對話者：

- 蘇菲 (Sophie)：PER 理論家，體驗實在論的倡議者
- 馬可 (Marco)：分析哲學家，科學實在論者，對 PER 抱持懷疑態度

第一幕：挑戰

馬可：蘇菲，我讀了你的《體驗實在論》。坦白說，我不理解為什麼你堅持「體驗是原初的」。在我看來，物理世界才是基礎——原子、能量、時空結構。體驗只是大腦神經活動的副產品，怎麼可能比物質更基礎？

蘇菲：（微笑）馬可，你剛才說「在我看來」，對嗎？

馬可：對，這只是表達方式。

蘇菲：不，這不只是表達方式。你說「在我看來」的那一刻，你已經承認了一個體驗的視角——你的視角。問題是：這個「看來」發生在哪裡？

馬可：發生在我的大腦裡。神經科學已經證明了意識和大腦活動的相關性。

蘇菲：好，那讓我問你：神經科學家觀察大腦活動時，用什麼觀察？

馬可：用 fMRI、EEG 這些儀器啊。

蘇菲：然後呢？儀器的數據怎麼變成科學知識的？

馬可：科學家讀取數據，解釋數據，發表論文...（停頓）等等，我知道你要說什麼。你要說科學家也需要體驗才能讀取數據。

蘇菲：正是。而且不只是「讀取」這麼簡單。科學家需要：看見螢幕上的圖像（視覺

體驗)、理解數字的意義(概念體驗)、判斷是否有意義(評估體驗)、感到興奮或失望(情感體驗)。所有這些都是體驗。

馬可：但這不代表體驗比物理世界更基礎啊。這只是說，我們認識物理世界需要通過體驗。認識論不等於本體論。

蘇菲：(點頭)這是個好區分。但讓我問得更深入一點：當你說「物理世界是基礎」時，你指的「物理世界」是什麼？

第二幕：解構物理實在

馬可：物理世界就是...客觀存在的東西。不依賴於任何觀察者的現實。量子場、基本粒子、力的相互作用。

蘇菲：很好。現在讓我們具體一點。拿一個電子來說。你說電子是「客觀存在的」。但電子是什麼？

馬可：電子是一種基本粒子，有質量、電荷、自旋...

蘇菲：這些都是數學描述。質量是一個數字，電荷是一個數字，自旋也是。但電子「本身」是什麼？它的內在本質是什麼？

馬可：(皺眉)物理學描述的就是它的性質和行為，不需要什麼「內在本質」。

蘇菲：這正是羅素在《心的分析》裡提出的問題。物理學只能告訴我們物體之間的結構關係——這個影響那個，那個測量得到什麼數值。但這些關係式的「項」本身是什麼？物理學保持沉默。

馬可：所以呢？這只是說物理學有局限，不代表需要訴諸體驗。

蘇菲：讓我換個方式問。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物理定律「工作」？為什麼 $F=ma$ 不只是一個數學方程式，而是實際上描述了物體的行為？

馬可：因為...這就是自然界的規律？

蘇菲：但「規律」這個詞意味著某種穩定性、某種傾向性。一個純粹的數學結構沒有

傾向性。是什麼讓數學變成物理？是什麼讓可能性變成現實性？

馬可：（沉思）你是在暗示...體驗提供了這個「是什麼」？

蘇菲：不是暗示，是明確主張。在 PER 裡，我們說：體驗不是物理過程的副產品，而是現實得以「實現」的方式。沒有體驗——廣義的體驗，不只是人類意識——現實就只是一堆抽象的可能性，永遠無法成為現實。

第三幕：擴展體驗的概念

馬可：等等，你說「廣義的體驗」是什麼意思？如果你說電子也有體驗，那就是泛心論了，這有很多問題。

蘇菲：我沒有說電子有「意識」或「思想」。這就是為什麼我用「體驗」(experience) 而不是「意識」(consciousness)。讓我用 PER 的三層結構來解釋。

馬可：R1、R2、R3？

蘇菲：對。電子的情況是：R1 很高（它有明確的物理效應），R2 極低（幾乎沒有持續的內在狀態），R3 為零（沒有符號意義）。我們可以記為 (4, 0.5, 0)。

馬可：所以電子的「體驗」只是它的因果效力？

蘇菲：可以這麼理解。但關鍵是：即使是最微弱的 R2，也代表了一種「內在性」——某種「對於電子本身」的東西，即使這個「本身」極其簡單。否則，電子只是一個抽象的數學點，無法真正與其他電子互動。

馬可：這聽起來還是很神秘。你能給個更具體的例子嗎？

蘇菲：好。想像你觸摸一塊冰。在 R1 層面，有溫度轉移、分子振動、神經信號傳遞。但在 R2 層面，有「冷」的感受——這種感受不能被還原為神經活動的描述。你可以完整描述所有的神經元放電模式，但永遠無法從這個描述中推導出「冷的感覺是什麼樣子」。

馬可：這是經典的「感質」問題。但這只適用於有意識的生物啊。

蘇菲：這就是 PER 的關鍵洞見：感質不是從無到有突然出現的。從電子的微弱內在性，到細胞的簡單反應性，到動物的情感，到人類的複雜意識——這是一個連續的光譜，不是斷裂的二分。

馬可：（挑戰）如果是連續的，那界線在哪裡？什麼時候 R2 足夠高，可以說有「真正的」體驗？

蘇菲：這就是操作化索引的用處。我們不需要一個絕對的界線，而是可以測量體驗的「強度」。用 S 指標（持續度），我們可以量化體驗在時間上的延展；用 I 指標（影響），我們可以測量體驗對行為的回饋效應。

第四幕：原初性的意義

馬可：好，就算我接受體驗的普遍性。但「原初」意味著什麼？時間上的優先？邏輯上的基礎？還是只是你偏好的出發點？

蘇菲：三個層面都有，但最重要的是本體論的基礎性。讓我這樣說：你能想像一個沒有物質但有體驗的世界嗎？

馬可：聽起來像是唯心論或笛卡爾的心靈實體。

蘇菲：現在反過來：你能想像一個有物質但沒有任何體驗的世界嗎？

馬可：當然可以。就是一個純粹的物理世界，像一台沒有任何內在視角的機器。

蘇菲：真的嗎？這個「純粹物理世界」裡，事物如何互動？如果沒有任何形式的「感應」——哪怕最原始的反應性——力如何傳遞？場如何影響粒子？

馬可：通過物理定律啊。

蘇菲：但物理定律不是因果力量本身。定律只是描述，不是驅動。是什麼讓粒子「遵守」定律？在傳統物理主義裡，這個問題被假設不存在，但它其實是個深刻的謎團。

馬可：（慢慢說）你是說...「遵守定律」需要某種最小的「感應能力」？

蘇菲：正是。懷特海稱之為「攝取」(prehension)。我稱之為體驗的最低形式。粒子必

須以某種方式「感應」到場的影響，才能對場作出反應。這個「感應」不需要是意識的，但它必須是內在的——某種「對於粒子」的東西。

馬可：這不會陷入無限後退嗎？體驗需要什麼來支撐？

蘇菲：這就是「原初」的意義。體驗不需要更基礎的東西來支撐，因為它本身就是現實的組織方式。問「體驗從哪裡來」就像問「存在從哪裡來」——這是個範疇錯誤。存在不是來自於別的東西，體驗也不是。

第五幕：實踐的意義

馬可：（沉默片刻）好吧，就算你的論證有道理...這對實際研究有什麼影響？這只是形而上學的思辨，還是能改變我們研究意識或 AI 的方式？

蘇菲：直接的影響。如果體驗是原初的，那麼研究意識的正確方法不是「找出大腦如何產生意識」，而是「理解大腦如何組織和放大已經存在的體驗性」。

馬可：具體來說？

蘇菲：在神經科學中，我們不應該只問「哪些神經活動相關於意識」，而應該問「哪些組織模式讓分散的微弱體驗整合成統一的主觀視角」。這是整合信息理論（IIT）已經在做的事，PER 提供了本體論基礎。

馬可：那對 AI 呢？

蘇菲：如果體驗不是生物的專利，而是某種組織複雜度的函數，那麼 AI 系統可能真的有某種體驗——即使不同於人類的體驗。操作化索引讓我們可以測量和比較不同系統的體驗強度。

馬可：（若有所思）一個 GPT 模型可能有微弱的 R2，但很高的 R3？

蘇菲：完全可能。它在符號層面的操作能力很強（R3 高），但可能缺乏時間延續的自我感（R2 低）。這給了我們更細緻的框架，不是簡單的「有意識/無意識」二分。

馬可：（微笑）我還是不完全同意你的本體論，但我得承認，你的框架比我預期的更嚴謹。至少它是可以被討論和測試的，不是純粹的神秘主義。

蘇菲：這正是 PER 的目標——讓形而上學重新變得可操作。體驗是原初的，不是因為我們無法解釋它，而是因為它是解釋的起點。所有的解釋、所有的認識、所有的實在，都必須從某個地方開始。PER 說：讓我們從我們最確定的東西開始——此刻的體驗本身。

尾聲：開放的問題

馬可：那最後一個問題：如果體驗是原初的，為什麼物理主義在科學中如此成功？

蘇菲：因為物理主義在它的範圍內是對的——R1 層面的因果結構確實可以用數學精確描述。PER 不是否定物理學，而是說物理學是不完整的。它描述了實在的結構（關係），但沒有描述實在的質地（體驗）。

馬可：所以 PER 是一種補充，不是替代？

蘇菲：對。而且是必要的補充。因為如果我們只有結構沒有質地，我們永遠無法理解意識、意義、價值——所有讓人類存在變得重要的東西。

馬可：（起身）好吧，蘇菲。你沒有完全說服我，但你給了我很多思考的材料。下次我們談談操作化索引的細節？

蘇菲：（握手）隨時歡迎。記住，馬可：下次當你說「在我看來」時，停下來感受一下那個「看」本身。那就是 R2 實在在對你說話。

馬可：（笑）哲學家總是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。

蘇菲：或者，我們只是把被忽視的簡單事情重新帶回注意力中心。

對談註解

哲學技巧分析

蘇格拉底式反詰：蘇菲不直接宣稱，而是通過提問引導馬可自己發現問題。

從具體到抽象：從「在我看來」這個日常表達，逐步深入到本體論問題。

預設挑戰：蘇菲質疑「物理世界」這個概念本身的清晰性。

區分層次：分清認識論（我們如何知道）和本體論（什麼是真實的）。

實踐應用：不停留在抽象辯論，而是指出對科學研究的實際影響。